

貧官汚吏傳



宇 宙 風 社

冊一第刊增冊別風宙宇

她們的活

文字 清麗 插圖 雋永 裝幀 精美 售價 低廉

再版五千冊出書

補襪子	剪髮小史	教學生與教兒女	從廚房到成衣店	老姑娘和小學生	人之初	對於孩子的愛與憎	找事	橄欖味的生活	說話	病	美的心情	爲甚麼	四個問題的討論	漫畫
謝冰瑩	樊秀林	孟拙	乃琴	石文	李素	雪因	宛青	陳藍	馮和儀	蕪君	孚英	曉筠	葉倩	雷迅
華君武														

每冊二角特價半角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宇宙風社發行
全國各大書坊報社均有代售

種 三 第 刊 增 冊 別

北 伐 野 史

北伐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戰爭，是一個巨大的洶湧的洪流，沒有這一次洪流的激蕩，中國說不定變成怎樣的局面。在北伐誓師十週紀念的今年，我們想給這個劃時代的戰爭多留下一片紀錄，特別徵求親身參與戰爭的鬪士，撰述當時同胞同志的辛苦艱難，出生入死的可歌可泣實情。徵文兩月，來稿不少，選出特有價值者多篇，彙成一集，准於十二月十六日出版。全國人士，拭目待之！

貪官污吏傳目錄

貪污自述·····	至誠(一)
貪污經驗談·····	大路(九)
劉珍年禍膠東紀略·····	山裏紅(一五)
糖變鹽的故事·····	大叔(二三)
標準貪污·····	英弟(二七)
五老師小傳·····	北冥(三七)
清鄉禁煙與軍民同樂·····	睡暢(四二)
異想天開的試驗煙癮法·····	方內(四四)

房捐的標準就是縣長的嘴眼·····	更生(四七)
新政逃不出舊手·····	長年(五〇)
行賄記·····	餘生(五四)
蛋炒飯裏的煙泡·····	雨(五九)
警察官的弄錢手段·····	冷眼(六一)
吃官司有部下在·····	周諮(六六)
靠狀紙發小財·····	藍鷹(七三)
貪官與劣紳的朋比·····	劉再生(七六)
吃西瓜的故事·····	竹雲(八五)
靠水發財的一羣·····	韓枚(八八)
我們的教育局長·····	監委(九三)

貪污自述

至 誠

友人某，宦遊四方，別數年矣，頃來新都，相見歡甚。君性豪爽，每有得，不自祕。彼所經歷，縷縷如貫珠，聽而忘倦。叩以貪污術，亦似重有慨而言曰：「貪污之道大矣哉！數有大小，事有明暗，技有深淺，未可匹言喻也。余資淺，不敢以言高，膽小不敢以言大，特問心無愧，能質鬼神耳。姑爲君言一二以當自首。」余笑而領之，記其略如左：

我本不曉得貪污道理，是漸漸學會的，一直到現在還不十分精明，而且有些是環境逼成的——不貪污也許討沒趣，影響了事業，斷送了前程。

先是二十幾歲時候，做了某縣的局長，常與縣府相往還。知道縣長的操守不好，但從不曾發生過關係。忽然有一次有個至好朋友帶一個鄉下人來，說是父親因案被押，懇我向縣長說項，放他出來，願以三百元爲壽。我以爲錢可不要，替人幫忙，倒是一件功德事，於是向縣長假說是我的佃戶，請求寬辦。縣長果然並不拒絕，叫拿卷來，略閱一

過說：「就說他有病，請保釋就醫罷。」便囑他們照此辦法，依然無效，我初以為口頭人情或無濟於事，也不好意思拿他的錢。後來他們探知是管獄員的為難，又找出別的門路，方纔出獄，三百元是大家分掉。我在這件事裏得到幾個經驗：一是鐵面無私，秉公守法的人，人不敢輕於嘗試；二是做賊心虛，遇着正派人或是一向不曾說過人情的地方上有力份子，就是得不到實惠，頭一次也要敷衍敷衍；三是上貪則下污，授受賄賂者要四面八方，照顧周到，始無缺憾，不然錢是取不成，事是做不妥的。

後來地方上又換了一個縣長，是五四運動產生的人物，大學法科出身，做過南邊某省的學生代表，思想是嶄新的，以廉節自矢，頗有少年老成的令譽。他躲出衙門外過三十歲，不曾收一處禮，吃一桌酒，真是一介不取，值得欽佩。但是貪污的本領却不小：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找不出一點破綻；是合法的，沒有短處可以被入控告。譬如錢糧櫃總書新訂章程應繳保證金，本縣是三櫃，每櫃乖乖地繳了一千五百元存在縣裏，這些錢是打那裏來的，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還不是在征收正款內挪用嗎？到了年度終了，清查積欠，又多出一筆欠賬，財廳追得兇，非把他們收押起來不可。他們頑慣了老例，只好到二科長面前想法。二科長說：「法子倒是有的，唯恐縣長不肯；如若你們具一個領

條來請領前繳保證金以便彌補，縣長批個准領，那就有辦法了。」櫃書果然歡喜，各具領條及簽呈，交由二科長呈上。不到兩天，二科長笑嘻嘻地對他們說，「好容易替你們說苦道難，縣長才答應，批了准領。對廳的公事，自有我辦，你們可不要煩，但是你們要快快籌款爲是啊！」大家才知道還要每人另籌一千五百元方可了事，急得啞巴吃黃連，說不出苦來，只好答應。這一筆縣長舒舒服服地得了四千五百元。縣長既與櫃書有了感情，當然有些地方也肯替他們當當風險。有一次縣黨部和櫃書爲難，在省告他吸食鴉片煙，如果檢驗屬實，照章應予開革；但縣長玲瓏得很，在省方公事不曾下來時，就叫某櫃書趕快擬了一個呈文，自首請假兩個月戒鴉片煙，倒填日月，以免逾限；縣長照轉上去，並無違法，事又化爲烏有，櫃書當然感得恩同再造，別有孝敬了。在這兩件事裏我又得到經驗：貪污有程度，大的可貪，小的不可貪；貪污要合法，手續要完密，不可草率將事；貪污要有人輔助，方能上下其手，不幸鬧出事來，也可犧牲他人，自己不過當個失察之咎；上峯公事緊得愈嚴，貪污的機會愈多，神而明之，在乎其人。

話雖如此說，天下沒有人不知的事。孔子說：「一老之時，戒之在得」。大概少年時只知浪費，不知道貪污；中年時會用也會貪污而不貪污，因爲他還想做點事，做個

人；老年人就不敢擔保了。我在三十歲時，居然有了機會做某省縣長，發得誓是完全憑着能力，不會花一個運動費得來的，所以我總想做好人，在政治上謀出路。我的主張是賺自己的錢，不賺人的錢；是賺明處錢，不賺暗處錢。所幸那縣司法已獨立，免了許多貪污嫌疑。第一我在節省上着想：二等縣縣長薪水是二百八十；少用秘書一人九十；少用科員一人三十；政警費有一部份是地方費開支，省下一百三十六；書記費例來少發七十五；不知道什麼時候月支房金二十八元，也無人來取；再加上各項捐稅徵收費一百餘元，印花稅獎勵金是照例地一百五十元——我拿算盤打一打，已經不貪不污，月得八百元。還有征解費辦公費上又可除若干，稍為撈摸一點，就離千金不遠了。不曾無辜押老百姓一個人，不曾違法敲老百姓一文錢，而所得如斯，居然博到諷聲載道，考語有加，怪不得官是人人想做了。

我因此仔細想一想，政警書記的薪工為何發不足，他們無怨言？原來他們自有生財之道，查案可敲，傳訊可敲，催征可敲，凡有差遺之處，無不可敲；頒布告有費，驗棺照有費，遞行政狀有費，探聽消息有費，而契紙歸書記分發各鄉代發，尤黑幕重重，人民之所費，遠在應得薪工之上。縣長的所貪者小，書吏的所污者大。積重難返，縣長雖

明知，亦裝裝裝啞，無可如何而已。所以又感到：貪污應該分爲兩件事，官有不貪，而更無不污；貪污之漸，由於習慣；能打破習慣而不見錢眼開者，方爲傑出之士。

縣長做過了，又到民廳裏來當觀察員。每次出差，例領旅費，回來實報實銷，但報告多不合方式。只好請裏面一個內行的科員幫幫忙，每次送他五元，一點也不煩心。他有全省各縣的旅館戳子，他又同一家印刷店很熟，能隨意用粗細大小字體不同的鉛字排成各種單據，再用毛筆填數目；那時最苦的是某縣印花有某縣字樣，他能夠在舊單據上揭下來，或是擦去字迹，再用鉛字印上；那一項可多開，那一項應少列，他瞭如指掌，結果每次可餘一百八十不等，實際上完全是不符的。

有一次奉令赴某兩縣查勘縣界糾紛，這一縣要送我的錢，那一縣也託人來疏通，我是一概不理，秉公裁斷，結果兩邊不討好，仍是懸案；後來又派了一個委員去，維持原案，得了幾百塊錢，廳裏反說他能幹。

又有一次查秋成，向廳長稟辭時，廳長說：「你們在此太辛苦了，出去調劑調劑。」我不知道調劑是什麼意思，聽說以前秋成委員大多不出省，只要同縣長通幾封信，到最後時期蓋個章便可拿錢的，但是我不願意幹。親自到縣，認真下鄉去查，縣長也說我是

太辛苦了，可以在衙門裏休息罷，公然介紹地方財務委員會委員長來，掏出二百塊錢，酌定一個秋成分數，這就是所謂調劑。

又有一次查烟苗，主席說：「這一次是真劇的，不像從前，你們不可拿地方一文錢，給你們各人旅費三百元是很夠用了」。去了不到一個半月，事已辦完，但是三百元報銷，實在捏造不出，請示主管科長；說「隨便開罷，決不致駁」。於是大家開三百零幾元的也有，三百一十餘元的也有，末了都帶一句「不足之款，自行彌補」；究竟怎樣彌補，無庸追問，不言而喻了。

又有一次，某縣長捉住幾個沒有護照的軍人販大批紅丸過境，呈省請示，當即電令來省面諭。到了，廳長不見，叫他的舅爺（時任觀察員）責備他道：「你知道不知道上峯的意旨和現在的爲難？你沒收他的紅丸也好，你放他的人走也好；你槍斃他，可以滅口，也不怪你多事；你千不該萬不該用書面報告上來，又在報紙上披露出來，引起多方責難，加了攻擊主席的罪名，這就難辦了。你看看有什麼法想！」罵得那縣長頓口無言，一籌莫展。隔了一天，祕書叫我去，面授機宜，如此如此，前去調查，才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清了一樁公案。那縣長當然是不久假託別的事撤職了，可見不貪污的結

果！

又有一次到某區各縣整理保甲，專員設宴相待，大罵建被廳長賺錢，某路開銷多少，某橋建築多少，某辦理人討小老婆用多少，砌私家小洋房用多少，我們只聽他說，不敢贊一詞。他叫科長陪我到各區視察：貼標語歡迎我，辦酒桌請我，還送我勤務幾塊錢，這筆開銷必定又在老百姓身上算了，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到了臨走時，科長擺着笑面孔說：「各區區長都在城裏，因為委員很忙，不能夠一一地都請委員吃飯，打算送一點禮物給委員路上用，不知委員能賞光否？」這大概是一種試探性質。委員果嚴詞拒絕，他們決不敢送；委員果唯唯否否，說什麼「不客氣啦」，「用不着啦」，那就可以送了，名是送禮物，實則是大龍洋。我却是婉為致謝，只收了專員四樣茶點，不曾收區長一文錢，因為收了不好說話。但是他們一定把旅館開銷會了東，也不能不說是貪污的遺憾。

又有一次，秘書長兄弟做縣長，被人控告，叫我去查；官場慣例，須加維護。縣長叫他的兄弟，會計，到我的寓處來送程儀，我說是萬萬不能收的，大家後會有期。他說：「是家兄吩咐的，不然家兄要說我不會做事。」我因為數無多，又是相熟朋友，只好領了他的人情！這大概也是做事的應有文章，不致被他的家兄之家兄提出懲戒罷！

混了十幾年的小官場，才知道貪污的道理實在奧妙！事實上的情形，決不是普通理論能夠推測的。官場現形記的形容，雖已加油添醋，未必盡合於事實；而所述甚多，仍不能概括其真相。我所遇到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貪污；我所碰到的事，幾乎沒有一件不作弊。貪污愈大，懲戒愈少。作弊愈公開，揭曉愈不易。古人說：「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現在更是不乏陳例。所以中層階段的份子，都想向上爬；下層階級的人爬不上，也只好日日在貪污的技術上研求推敲。將來技術愈精，貪污絕迹，不能不說是大進步！再等十年，恐怕宇宙風要出貪官污吏傳專號，材料缺乏，已不可復得。質之同志，或不河漢斯言！我們到那時，應當同聲大呼：中華官國萬萬歲！中華廉潔政治萬萬歲！

愚小子雖能力薄弱，或已落伍，不得廁身於其間，亦與有榮焉！

貪污經驗談

大路

貪污不死，大禍不止，千真萬確的大道理，誰也曉得。話雖如此，可貪污才不死呢！誰不知惟有貪污活得最痛快！大約是「時代」的進步吧，貪污的技術也真個一天比一天高明了，高明得讓人捉不住把柄兒，除非是自己人或是常常受苦的人，簡直不明就裏。「而且」也只有越貪貪污的人越受人恭維，派兒也最十足；禮義廉恥四個字，旁人剛提倡，貪污的人面子上——只是面子上——就老早實行了，像回事兒似的，真有勁兒，上官也歡喜，部下也信仰——不信仰的就不會打在一塊兒。辦起事來，上下其手，準保不會碰釘子兒。譬如：一個機關裏不管那一科，你倘若要瞧瞧那科長會貪不，只消打量科裏的人，相互間是不是「一團和氣」，就可猜着幾分。這可不是說凡貪污的人——不，同志！——都能表現「親愛精誠」；是說他們內裏儘管鬧着盤扭，可對外總不形容出來。這是概括的說，當然不一定個個貪污都有「一團和氣」的樣兒；有的也嚴肅，有的是因時

因地改更面孔。這麼說吧：有的是笑裏藏刀，有的是眼裏藏針，可不是鏤花針，是毒針。你遇着這些人，都別瞧他不起，總得留神些兒，不麼，你吃了虧還不知因什事兒，吃了啞吧虧，才活該呢！倘若你乖巧點兒，也有好處，第一就要能巴結人，逢迎上司，只要會巴結逢迎就得。巴結是不要和同事鬧架兒，逢迎要時「犧牲意志」，照着別人的心眼做事，知道麼？「犧牲意志」，這是「革命」精神，只要你能，什麼事怎麼着，什麼人怎麼對付，上官同事都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你不相信，我可以舉個貪污同志和你講，這個人姓×名××，別號什麼，忘了，高個兒，面龐兒常是紅紅的，像豬肝，頭很大，所以人家都管他叫大頭，他老哥就很有此革命精神。對人處事是因時因地因官職大小而變更態度，上下都很得意，他現在在××校充當一等的科長，了不得呢！我真沒法不佩服他的本領，誰見着他都不相信他不是好人。他貪污的要訣是：暗會明不貪，少報多不報。你若問此話怎講，我也懂得些個，可以告訴你。設若上峯派你招標建築一個紀念堂或什麼的，你與工程師訂合同時實價是十萬，你若想從中揩二萬或一萬八千的油，就得預先和工程師口頭約定——只能口頭約定，黑筆寫在白紙上不是好辦法，然後向上報。但這位工程師要你自找的，信心得過，太紅的有名頭的都不可以，因為太紅的有名頭的

有時候不屑與你來這一套兒，標價又比別的工程師高，你就沒多大出息兒；再呢，也許他同你主子兒有點來往，即使和你幹了這回生意，將來設若漏了風，你還吃的消麼？話是一說就說了的，人的口，誰保得。所以要找沒名頭的，你信得過的工程師，你的「油水」才吃得牢，因為他希望你照顧他以後的生意。這叫做暗貪。明貪呢？比如你替東家招了一次標，本來你沒貪，可是過後投標的人却送你一份禮兒，不管多少，你就不可收，收了也要報上去，因為這也許是你的主子特意試試你的。但有些時候兒這位投標者是你信得過的老主顧，那就不妨收下。假如你嫌他送得太少，不滿意，也收下，就將收下的禮物或銀鈔報上去，上峯一定能信仰你，不但要傳令嘉獎，說你「廉潔可風」，還會給你官上加官，一定。那位投標的商人還要受罰，受罰，活該！從此不要招他的標就得了。其他的商人自然會來奉承你，咱們明白人，你當然知道，商人比什麼人都聰明，他也曉得你的用意是在此而不在彼，他也曉得要怎樣才會討你的歡心，你想他怎麼着就怎麼着，於是你就名利兼收了，好不快活！咱那位×大頭的同志就是這麼着，他的部下也這麼着，前年×校裏建築禮堂和什麼的，標價是五十多萬元，合同訂好之後，工程師送他三千，他不收，還報告上去，於是他的名頭兒就大振了。可是後來另換一位工程

師，他暗地裏却吞了六萬，他的主子由工程師送給一幢洋房，誰曉得呢！以此類推，大事小事一樣辦，大貪小貪一樣貪，原則如此，方法儘可變換，只要你能隨機應變，有的是子兒賺。可勿論什麼人，總不能一竹竿打倒頭啦！你會見江河裏的船永遠是一帆風順麼？所以就找個把「靠山」兒，平時對於有關的各官廳科股都得聯絡聯絡，這樣就出了岔兒，或有人告發你，就有人遞訊兒，又有人替你扛，你看多妙！「靠山」，有兩種，一是自己的上司，一是介紹人或親戚委員什麼長之類，對付的方法各有不同。且說上官。上官，是你的親友，固不消說，事事都容易辦；不是呢？那就非使手段不行！最要緊的是要投合他的嗜好，不單是向上官本人討好，處處迎合，還要走「內線」才行；走內線，你也許懂，也許不懂，我也告訴你：就是運動太太。譬如替太太做壽，太太生兒養女多買貴重禮物賀喜，平時候常引太太的兒女買這買那，逢節過季送隆重的東西。但走內線頂好還是用自己的「內人」——假如要用內人在上司前活動，就要這個上司是太太不在身邊的上司。方法呢？她不精通的你可教教她，比你自已活動少惹人注目，同時，你自己常和上司太太接近，難免不起老爺的疑心，老爺若不原諒你的苦衷，你豈不是偷雞不着倒餓一把米麼？是不是？這樣你的上官就一定會說你是位好官，連太太都歡